

鲍莺：以优雅诗境包裹细腻情绪

范昕

不久前中华艺术宫举办“素人策展计划”，有位素人策展人一眼相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鲍莺的《不一般的城市公园》，宛如一首浪漫主义诗歌的画作。鲍莺猜想，或许这幅画的题材让百姓大众看到了温馨、理想的家庭生活。不过，她其实更想通过自己的绘画，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所碰撞出的美学魅力。

鲍莺将画室租在画院对面，岳阳路上一处老式小区底楼。面积有些局促，却分外静谧，客厅悬挂的对联“野寺人声少，云峰隔水深”，透出她的理想境界。最让她中意的，是坐拥一处小花园，画画之余，可以在这里弄花弄草，偶寄闲情。画如其人。鲍莺带有女性特有的艺术感悟力和文学气质，她的画往往以优雅诗境包裹都市人细腻的情绪。20多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她在绘画语言上不断探索东西交融在中国画上的落脚点，在主题上则不断见证从“见自我”到“见天地”的心路。

三幅画改变的艺术人生

凭借国画创作，鲍莺至今五次入选全国美展。其中，至少有三幅可谓改变了她的艺术人生。

1994年的《流光》，画了一只鸟儿穿过散落的花瓣飞向天空。这幅画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时，鲍莺只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大三的学生。这份沉甸甸的肯定，让她坚定了未来就走国画创作的道路。进入上大美院之前，鲍莺曾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绘画班就读。彼时的教学中，山水、花鸟、人物等国画三科与



素描、色彩等西画基础并重，还包括广告设计、图案学等延伸内容，而她是每门课都想争取高分的“乖学生”，不偏科，油画画得未必不及国画，甚至天生喜欢印象派，画的画也自带印象派调子。正是《流光》的被看见，让她认识到，国画创作是自己不能放弃的。而此前中西绘画并举的学习经历，则让她对于未来的创作方向渐渐清晰：恪守传统技法的同时，借鉴西方现代绘画语言，寻找与非传统绘画题材相适应的表现方式。

2004年的《横溪》，成为鲍莺叩开上海中国画院大门最为有力的一块敲门砖。这是一幅以没骨法绘就的山溪小景，画面俨然可见如今其为人称道的“工笔写意化”创作样式，从一众讲究细腻勾勒的工笔画中脱颖而出，局部的满构图也与传统没骨花鸟迥然不同，颇有现代绘画的情趣。彼时的鲍莺，在长宁区业余大学任文科部主任，教学之余从未放弃国画创作。并且刚攻读完上海中国画院高研班不久。两年后，久未纳新的上海中国画院向她抛来橄榄枝，鲍莺由此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画师，也终于真正以国画创作作为职业。

无论题材、画法还是格局，2014年的《希望》都往前迈了一大步。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鲍莺隐隐感到创作上的纠结，人生也陷入低谷。于她而言，创作《希望》的过程，像是拯救了自己。作品以勾线写实结合没骨填色法绘就，隐

喻了包括马航失联、艺术史大家高居翰辞世等2014年头几个月发生的七桩悲剧性事件。画面中，只见飞机远远飞在半空，房间里的物件摇摇欲坠，如颜料、电脑、酒杯、水壶……也包括那本似一语双关的《江岸送别》。下一秒或许一切回正，或许一切倾塌，然而整幅画就像导演突然喊了“咔”，骤然静止。画面中央，一位女孩从远处走来，勒在胸前的皮带却又消解了女孩的唯美。鲍莺说，原本她打算为女孩画上悲伤的神情，画着画着，最终画上的目光是无比坚定的，似乎予人无限希望。而她自己，也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渐渐找回自信、找到方向。

怀揣诗心，画下给生活的情书

画若有所思的女孩，或肆意绽放的花草，绵绵密密编织种种生活记忆与意象。鲍莺的画像低吟浅唱的诗，又如江南丝竹的轻拨慢捻，看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与笔墨，也连通了新一代人的情绪。如是画风，与上海的城市气质与美学品位颇为相近。笔下“工笔写意化”的追求，让鲍莺的画显出几分特别。她将勾线的传统工笔画技法，与没骨的水墨相融合，让工笔画少了匠气，而呈现出

灵秀而有内在生命秩序的形象透露出自己的人生取向和性格密码。她的画中也常请来不知名的闲花野草，让它们密密挨挨，加载饱满的生命力。而这源头或许就是儿时常常从窗外望见的梧桐树。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让这个世界浪漫起来，是鲍莺的纯粹。她喜欢旅行，拍下沿途动人片段，却很少把远方的风景与人带到自己的画面中，因为“这些放不进我的人生”。她说艺术作品是慰藉内心的，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放进去才可以动笔。

打开视野，以超现实探索艺术进阶

近年来，鲍莺的艺术创作在技法自成风格之外，在精神的探索上亦迈出令人欣喜的一大步。其内容流露出另一个重要的面向，那便是对于生命体验、城市与人关系等课题的思考和探寻，也早已突破画科限制。

这样的探索，或可追溯至2006年创作的《故乡的路》。那是鲍莺进入画院之后创作的第一张大画，融花鸟与人物于一体。只见比人还高的茂密灌木丛前，女孩牵着狗，赤脚站在乡间小路上，凝视前方。画面特意用水渍印痕形成了某种

斑驳感，仿佛记忆的时段被逐条翻出。借身处城市而对故乡略带伤感的回望，鲍莺想表达对于诗意栖居理想的追求。绘于2009年的《乐园》，她则借滨江乐园摩天轮大转盘和飘散在空中的绣球花，抒发一种随风飘散的忧伤和失落。

此后，鲍莺更多的作品仿佛自带温情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例如，在《城里的月光》中，她以交叉纵横、远近渗透的路、桥、脚手架、摩天大楼与女性柔软的肢体与情愫形成极具哲学意味的对比，仿佛成为社会发展中城市的真实写照。在《预言》中，只见草从放大的森林间，堆满了儿时的玩具，艺术家以正中唯一一枚上彩色的一只史努比玩偶象征自己，暗示许下这样的预言：努力成为艺术家。

从《希望》开始，鲍莺的画面多了广阔的大世界，也多了对于大世界的思考。2019年的《隔》系列尤为典型。这组画聚焦一次次出发与回归途中，车窗里映出的一道道隔墙，如高速公路上的隔音板，隔开隆隆而过的城市发展与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永不拓宽马路上竹篱编制而成的篱笆墙，隔开车水马龙的道路与自成一体的庭院。画面以细腻的形式感与水墨的写意性巧妙表现出“隔”所产生的遮挡与留白，引人无限遐想，如对于隔墙之外的好奇，对于冲破隔膜的希望。

这样的画，画面上的每一个元素都来自现实生活，又好似游离于空间的碎片，让现实与梦境、回忆与幻想交织，组合出纷繁复杂的心灵图景，也多了一些隐喻的力量。鲍莺说，希望通过绘画把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去直面人性。循着一张张绘画创作，她不仅仅在一点点推动自己艺术语言的成熟与进阶，也在一点点打开自己的襟怀与视角。

工笔写意化也好，超现实主义也罢，鲍莺说，想用绘画创作来呈现传统美学这一点从来不曾改变。“我的画不是提出问题，反映问题，而是反映矛盾，解决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人文关怀。”最近，鲍莺关心起数码艺术。摄影，其实是她不为人们知的“隐藏技能”，早在进入画院的很长一段时间，她曾经从事过摄影专业的教学和管理的工作，对拍摄影像和制作数码艺术作品都特别感兴趣。接下来，她想尝试通过数码影像演绎花的聚集、盛放与分散。流动的画面叠加音乐的烘托，她相信这样的数码艺术将进一步拓展画面想象的空间，更加面向未来，也更具表达力。



▲鲍莺《故乡的路》，2006

▲鲍莺《没有围墙的音乐殿堂》，2022

看展深一度

从毕加索身上，他汲取无穷动力

石建邦

早上，阳光照进阳台榻榻米上，暖暖的。起来，懒洋洋靠在门框上闲翻《塔皮埃斯回忆录》，看到27岁的塔皮埃斯第一次到巴黎拜访家乡前辈毕加索先生的情景。

毕加索当时已是世界画坛如日中天的人物，那天塔皮埃斯战战兢兢去他的画室拜访，各个房间里挤满了人，都来祝贺毕加索刚获得的和平奖。

但毕加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人特别亲切眷顾，得知他是画家，老画家撇开喧闹的人群，挽着年轻人的手，带他来到顶楼，里面有好几间画室，堆满了各种作品。

在一间僻静的大房间，毕加索热情地拿出自己的收藏，有塞尚、马蒂斯、布拉克等等，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作品。其中，毕加索特别拿出一幅塞尚的风景画，给塔皮埃斯欣赏。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也许年轻的塔皮埃斯对老毕的殷勤招待太激动了，尽管他其实觉得这幅画挺好的，但他的回答有点让毕加索觉得不够热情。西班牙人就是这样，样样需要热情。

于是毕加索对边上的萨特喃喃说：“说也真奇怪，咱们像他那年龄时，看到塞尚的画都敬佩得五体投地，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那么喜欢了。”

毕加索对这位年轻人的热情招待，让塔皮埃斯感激莫名。那天他出门走在冰冷的大街上，脸颊绯红，心潮涌动。这位艺术新秀明显被老毕“圈粉”了：“那是一位当今世界上没有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不把他记在心上的画家。几年后，我有机会验证，只要需要他，他都表现出一种伟大的精神。我活生生地看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一个伟大的人。”

这部塔皮埃斯的回忆录三十年前就风靡一时了，我也前后读过两三遍。但这一细节对“过目即忘”的我来说，今天读来还是非常新鲜。

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师毕加索对后辈的热情和鼓励，让年轻胆小的塔皮埃斯铭感不已，同时给了他无穷的动力，无形地助推他的艺术创造，让他不久后成为西班牙的毕加索、达利、米罗以来最令人骄傲的艺术大师。

今年是西班牙当代艺术巨匠安东尼奥·塔皮埃斯诞辰100周年。这是继毕加索、达利、米罗之后西班牙又一点出的艺术大师。上海外滩艺术中心正在举办的年度大展“安东尼奥·塔皮埃斯——与物的对话”，是自1989年塔皮埃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时隔34年又一次举办重要个展。

尽管中国观众此前对塔皮埃斯知之甚少，他却深远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塔皮埃斯和他的艺术究竟魅力何在？——编者

内战的后遗症，让青年时代的塔皮埃斯患上严重的肺结核，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养病期间，他大量阅读书刊杂志，欣赏各种音乐，沉默寡言的他吸收各种思想，并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中，他尤其对东方哲学、道家思想以及禅宗等等情有独钟，后来这些一直影响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并很自然地落实到他的艺术实践中。

年轻的塔皮埃斯不善言辞，喜欢独处，也害怕喧闹的人群，有点社恐。他起初想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后来才找到绘画的方式，并很快在这方面展现了其惊人的天赋和才华。

青年塔皮埃斯向往自由，一心想“逃离”西班牙，挣脱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到国外深造。1950年，他终于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于秋季来到巴

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学习。安顿下来以后，他就怀揣家乡前辈的一封信，怯生生地叩开大画家毕加索的大门，于是出现了上面精彩的一幕。

说起来，我也算塔皮埃斯的一枚忠实粉丝。十多年前路过巴塞罗那，特意一个人抽空去塔皮埃斯的美术馆参观，美术馆三层建筑，观众很少，这样的参观很过瘾。面对作品，仿佛和画家对话。

关于塔皮埃斯，我还有一个插曲。又是好多年前，在上海福州路外文书店买了四大册塔皮埃斯的作品集，很厚很重，花了好几千大洋。我一直以为是一套，上面标着“1,2,3,4”。

后来一次偶然听友人说起，我那儿

册塔皮埃斯作品集不是一套，后面还有三四册（不知道现在出完没有），其中两册市场上很少见，要几百上千美金，你就别指望能配齐它。

一番话，说得我心头发凉发凉的。经过这次打击，让我对精美画册的热情大大减退，同时也让我领悟到，画册和原作，其实是两回事。画册印得再好也是平面复制的东西，只能给你带来信息。原作可不一样，它不光给你带来信息，更重要的是会带来能量。看画还是要去美术馆，要面对原作。一件好的作品，站在它面前，会让你感觉气韵生动，气息周流和气场强大，一旦读懂了它，仿佛立时接通了电源，一股股能量扑面而来，源源不断传输给你，让你震撼不已。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也许他的作品，更适合在中国，因为里面充盈着东方精神和老庄哲学，还有禅宗意味，甚至还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盛行的“抽象书法”（姑且用这个词吧），让我们觉得并不违和。塔皮埃斯非常喜欢中国的书法和水墨，家里收集了很

多与中国书法和水墨相关的书籍，他对禅宗文化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并因此形成他的艺术主张，“一个艺术家需要从朴素的生活找到艺术的本源”。

但明显，塔皮埃斯不止于此，他的作品无疑更加猛烈、空灵、纯粹，更重要的是深邃和博大，甚至还有苍凉和悲悯。他说：“人类的故事充满了残酷和悲剧，充满了痛苦和悲伤……”

他是利用现成物和综合材料进行创作的先驱性大师，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展厅中间陈列的那件《敞开的床》是用陶土烧制，上世纪80年代，他用这一材料创作了大量作品，往往体量巨大。陶土的可塑性很强，具有一种深奥莫测，变化无穷的特征。他正是看中这一点，所做的床、大钟、沙发等都是实心的，非常沉重。他认为，重量会给艺术带来坚如磐石的特质。为了让观众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实心的，艺术家有时故意在这些作品的某个部位开一小孔。

塔氏善于推陈出新，展厅里还有好几张用黄沙为媒介，厚涂在板上或布上的作品，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质感。这是他利用清漆拌沙子进行创作的，据说其配比至今还是保密的。

配合展览，展厅放映有一部长达57分钟的纪录片，吸引许多专业画家驻足流连。这位艺术大师一贯强调，“绘画除了形状和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肌理。”关注物质肌理，正是塔皮埃斯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关键所在。

李向阳老师说，看了塔皮埃斯，感觉最近的很多展览会，就是“儿童乐园”了……

画里话外，都是禅机。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